



李明◎著

巴山渝水秋山紅

李明題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李明◎著

巴山渝水新吟

李明題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山深处秋叶红 / 李明著. --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4. 10

(新时代文丛)

ISBN 978 - 7 - 5126 - 3062 - 8

I. ①巴… II. ①李…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93134 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100006)

电 话: (010)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丰印刷厂

装 订: 北京京丰印刷厂

开 本: 145 × 210 毫米 1/32

印 张: 5

字 数: 118 千字

印 数: 1000 册

版 次: 2014 年 9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9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26 - 3062 - 8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此生着意伴山水

向求伟

有一个和千千万万山里孩子一样的山里孩子，生在大山，长在大山，似一棵小草，于大家都同样经历的风风雨雨之中，转眼间就长大了，长壮了，泛青了，变绿了，然后就慢慢地变黄了，变软了，甚至已有了些许枯萎的感觉。但同时，有一个和千千万万山里孩子不同的山里孩子，因为过早过多地承受了许多风风雨雨，走过他自己的艰难人生历程，因而有了他自己独特的人生感受，如山溪水下静静的卵石，辗转奔来之后，躺倒下来，停留下来，让水濡着，发散着自己微弱的、独具的光泽。

我们说的这个孩子就是李明。

当我们翻阅《巴山深处秋叶红》这部书稿的第一辑“如烟往事”的时候，你不得不进入这样一位真实的山里孩子的那样一种生活氛围——

“到小河边的沙滩上去认识开着淡蓝色碎米花的益母草，到小河边潮潮的石头上闻那菖蒲的幽香，去田坎上采一些车前草和荒坡野岭上的金银花、千里光、野菊花……”（《错位的理想》）“我小学的低、中段是在高燕乡红农村小度过的，高段才集中到乡上的中心校，每天往返要走近 10 公里的山路，一周六天，周周往复。我的初中大多以丈量田地、或到农村住下来劳动为主打，基本没学到什么东西。”（《我与书的故事》）“我小学毕业后，公社不推荐我读书了，说什么地主富农的孩子没资格读书。妈妈几次找到公社革委会，要求让孩子读书。当时一位领导建议她买几只小羊羔，让我在家当放羊娃，妈妈当场就哭了，她说这是她生平第一次哭，最后好不容易才让我上了农

村戴帽初中。”(《我的妈妈》)“教我们的那批教师都惊人地敬业,不光不休星期天、节假日,平时还抢着去上课,记得当时也没什么特别的待遇吧,好象也没听到他们发过什么怨言,现在想起来,真有些不可思议!他们中的多数教学方法有点简单粗暴、对学生期望值过高,少了一些激励,完全靠对事业的忠诚和无限的激情,白天、黑夜加班加点地上课,硬磨出些业绩来。”(《惨淡的高中生涯》)

这位渴望读书的山里孩子,从小不由自主地和学校也就是和教育打上了交道,磕磕碰碰地读了点书,然后从此就走上了教育战线。村小、中心校、教办、城镇小学、教师进修学校……作者收入“如烟往事”这一辑的文章,简直就是一条人生的流水作业线,顺着山里孩子的教育情缘这个脉络,向我们娓娓道来,一位游子情系山水、心牵教育的精神世界向我们洞开,个中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时时引起读者的共鸣。无独有偶,笔者亦如作者一样,在城口教育战线走过了大致相同的工作单位,读到某些篇什,那种心领神会或是同病相怜的感觉自然比旁人更深一层。

家鸡打得团团转。纵然在这曾经的穷山恶水之间受尽苦难,纵然在这又爱又怨欲罢不能的教育战线饱受搓磨,这位曾经的山里孩子眼下的山里汉子,在既繁琐劳累又百无聊赖的教学工作管理工作中“瞎忙”数十年之后,心中隐藏挣扎了数十年的那个文学的“魔鬼”甦醒了,露头了,躁动了,他终于开始可以集中精力、集中时间,来重新打理、收拾、审视、描写他作为山里孩子熟悉不过的梦中的山水了,他终于可以敞开胸襟,寄托他游子的足迹赤子的情怀了。于是我们看到了集子中的第二辑:“灵山秀水”。在这里,与其说是笔者低下头来阅读作者记叙城口及巴渝山水的文章,不如说是一个在这些山水间生活了20年的过来人回过头去更仔细地重温那方山水。你看那无限奇景美不胜收:《故乡的油菜花》,开在《最美巴山湖》畔;《方斗坪的早晨》,不就是《放飞心灵的牧场》?到《金字塔寻踪》,你会看到《神奇的石板坡》;《黄溪河畔梅家岭》,怎能不《意醉神迷樱桃溪》……

在这一辑里,作者用饱蘸深情的笔触,细致地向我们描写山水景物,行文之中大可看出作者与这方山水难舍难离的不解之缘。作者

观察景物之细致入微,描写景物之详尽周全,很多地方都可以感觉出来。故乡城口的景色竟然还有这样的魅力,还有这样的它山它水难以替代的绝妙之处!尤其是故乡曾经拦他阻他遮他隔他之山水,却一如既往地以博大的胸怀包容着他,以别样的风韵吸引着他,使他无奈走远蓦然回眸一望之时,竟是这样的揪心挂肠!于是他忘情地写来,以从头拾起的心态写来,以拂却尘埃的阅历写来,以从未有过的激情写来。人啊,为什么总要在失之交臂之后才懂得得到的重要?为什么总要在浑然不觉之后才发觉它(她)内在的美丽?

《巴山深处秋叶红》当是作者的散文处女集,它的出版应当可喜可贺。但勿庸讳言,这本集子在篇什的选择上还失于精当,在行文的风格上还略嫌平淡,在语言的锤炼上还不够用力。写切身经历的文章,本可以来得更亲切些,更自然些,在明白质朴的叙述中糅进隐隐的去之不掉的艺术感染力。写山写水的文章,它其实还是在写心态,写情怀,写人,所谓“以物托人”、“以景寓情”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炼字斟句、增加文采便尤显紧要。观察细致入微时当有所侧重,突出重点;描写详尽周全时应有所取舍,有所剪裁。另外,集子的第三辑内容略嫌单薄,当然与作者受工作范围所限,难以更多地走出去采写有关,估计以后这种状况会有所改观。

此生着意伴山水,情至深处著美文。相信李明以他的生活积累,以他的写作功底,以他的执着精神,会不断地写出更加精美的文章来的。

我们期待着!

向求纬,世界华文诗人协会会员,中国作协会员,重庆市作协名誉副主席,万州区作协主席。曾在《巴山深处秋叶红》的地方生活20年。

李明其人

王老莽

李明的散文集就要出版，序跋也已花落名家。他让我给写几句塞进书里，我想，毕竟这是个不菲的待遇，一份知心的信任。但前言后语都齐了，再植入其它似觉不类。但他执意，恭敬不如从命，就写点印象吧！

对李明其文不作妄评，但对其人老莽则横看成岭侧成峰。我以为，只读其文，即使能背诵也才算横看成岭，只识其人，再亲密亦只算侧看成峰。与之交会者大都觉得他为人实诚，处事低调，行文温润，构思严谨，有些许优柔和较多的自谦，少有人能识破他心中的坚韧自信和侠骨柔肠。老莽不同，能从他眼波里捕捉到炯炯的光点，从他字句间读懂铮铮骨音。与李明交道，尽可放心更须留意，不然就会错过一个良师益友，我至今都与之相见恨晚！

李明出书或多或少是因我的策动。去年我的诗集出版后，他几次向我打探出书的细节，我便看出他的蠢蠢欲动，顺势鼓动说：丹丹姐都出了《月子》一二，你更待何时？他闻风而动且易发难收。无意表功更无须求证，就算我写这个印象的噱头罢了。

第一次读到李明的文字是在他的空间里，是一篇游记，叫《初探猪槽河》，一串落在彩叶上的笔墨让我觉得如同神来——“金秋像给成片的秋叶施了魔法，红枫似火，黄叶胜金，层林尽染，真是一点也不假。阳光照在枝叶上，光波晃动，仿佛给每一片叶子都注入了生命。”寥寥几句，把猪槽河的山水景致描写得活灵活现。一打听这个叫“蔼然”的人乃教师进修校的校长。进修校是进而修为的地方，自然藏龙卧虎，无须大惊小怪。没想到他加我为好友，更没想到他竟托人设酒局款待老莽，自己却没有出现，很有点墨家风范。我们在 QQ 上有了交流。一

开始他就叫我莽哥，我叫他校长。他说他马上就不当校长了，我依然叫他校长，彼此神交，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他的日志更新很快，如春笋萌发、秋水盈池，写童年往事、写父母艰辛、写工作经历、写恋爱婚姻、写女儿成长、写人生感悟，而更多是写亲山近水的应景之作。他的空间头像将他的眉清目秀暴露无遗，让我对他平添了几分好感。之后老莽便老在人前赞扬李明，由衷之言也不免有吃人嘴软之嫌。

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李明是在一次河堤的夜摊上与我相逢的。那个傍晚他一扫姗姗来迟的习气，早早地践约。相握相捏一见如故。其时我才发现他是个个子不高的“绝顶”聪明的汉子。那晚我们对酒当歌，各自酩酊。他依然叫我莽哥，我依然叫他校长。

李明从一把手校长岗位转到了“一元化”书记岗位上。书记名义上还平行在一线，实际已经是二线。这意味着在那个他曾经说了算的地方，从此说了不算了。人心同然，个中滋味我能体会。时下一些人退居二线便二起来。要么“名正言顺”从事二职业，要么尸位素餐白相二球，酷似更年妇人的怪相。可是李明没有，他亲山近水舞文弄墨如鱼得水乐此不疲。可以说，他的这个角色转换就是一个华丽的转身！

李明乐于与友人野游，所以对写游记情有独钟。一年来，他走遍了城口的山山岭岭，目之所及心之所及，脚尖所及笔尖所及。他还是一个极其细心的人，他空间的游记不仅绘声绘色而且每每做到图文并茂，还要适配意境吻合的音乐作为背景，让人流连忘返，沉醉其中。

李明的回忆文章很感人，字里行间铭刻着父亲的苦难、母亲的艰辛、姐姐的不幸；一撇一捺牵挂着亲情的血胞、爱情的月痕、友情的足印；标点符号留下童年的辛酸、少年的泪水、青年的奋斗。我就是从他的文章里看到一个在荒山野岭教书育人、养儿育女从豆蔻年华直到两鬓霜染的母亲。读读李明笔下的母亲吧——“妈妈一生坎坷，到了老年，还经历了痛彻心扉的丧女之痛：八十年代末，我们没能留住身患绝症的哑巴姐姐，从区乡匆匆赶回来的我，亲眼目睹了母亲的撕心裂肺。姐姐虽说是哑巴，但她不是天生的愚哑，她是那个缺医少药时代的牺牲品。她不光聪明，还特别勤劳。原本就对姐姐抱有严重自责的妈妈，想起姐姐来到这人世的三十三年间，为整个家庭毫无怨言地所做的一切，老人更觉对不起她！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让母亲沉默了

好长一段时间，饱经沧桑的老人，变得格外憔悴——儿女都是父母的心头肉呀！”这是一个怎样的母亲啊！于是我会想起我的母亲，想起天下的母亲，想起傅天琳的诗句——母亲，你弯下腰就是一幅名画。李明是孝道的，如今母亲 87 岁了，老还小了，李明每天要亲手为妈妈做饭，给妈妈洗脚，陪妈妈说话。现在母亲成了孩子，李明出差总是放不下，总是办完事就匆匆往回赶。不久前母亲突然病重，他和哥哥连夜将母亲送往重庆大医院救治，直到母亲转危为安。看得出来，李明对母亲是心怀爱意、心怀感恩的。

李明的文章写得有些文从字顺、低眉顺眼，有些墨守成规、不越雷池，情绪起伏不大，感情跌宕不够。文友圈直言不讳的人不多，都怕触及文人相轻的诟病。李明在圈内属于高手，而他是乐意接受意见的。他也能意识到自己的胆气稍逊，只要他一旦破胆便能一鸣惊人。最近一篇《故乡的油菜花》他这样写道：“油菜花，你把点点嫣黄染入我的情怀，你的每一片茎叶，每一朵含情的苞蕾，我竟是一见倾心，一如前世痴迷的情人！弥漫在你纯净的金色里，我意醉神迷，心若蝶舞，深情拥抱你带来的整个春的世界，飘浮的心事皆在你漾起的花海中尽情释放。”简直就是惊鸿一瞥，犹如修女倏然露出一截白嫩的腿来，令人胸口狂跳，呼吸窒息！原来，李明灵魂里蕴藏着这样巨大的热能。我调侃他说：这可是你所有文章里唯一的一篇“黄色文学”哟！我相信李明从他的《神奇的石板坡》开始会走向一个更神奇的文学高地！

有首老歌叫《读你》，其中有句歌词这样写道：喜悦的经典，美丽的句点，读你千遍也不厌倦。细读李明就会生发这种感触。其人有天之至真，其文有水之上善。李明就像一本没加注释的线装书，有点发黄，却散发着浓浓书香，当然，读出什么感觉是读者的事，我无意误导。

王老莽，真名王毅，中国诗歌学会会员，重庆市作协会员，重庆新诗学会会员，黑龙江生态文学艺术家协会会员，城口县作协副主席。

目录

此生着意伴山水	向求纬/1
李明其人	王老莽/4

第一辑 如烟往事

一首歌牵出的回忆	2	泪流满面来听歌	30
错位的理想	4	找寻童年的记忆	33
我的妈妈	6	妻子给我煮寿面	36
我与书的故事	8	那一爿逝去的校园	40
惨淡的高中生涯	11	一块老玻板	43
人生苦旅第一站	15	女儿,爸妈手心里的宝	45
在区教办的日子里	19	酒这个东东	50
瞬间的感动	22	留住母亲	52
九华山下话遗憾	23	故乡的小河	56
怀念父亲	24	风光的庆典	58
又是一年玉兰开	28		

第二辑 灵山秀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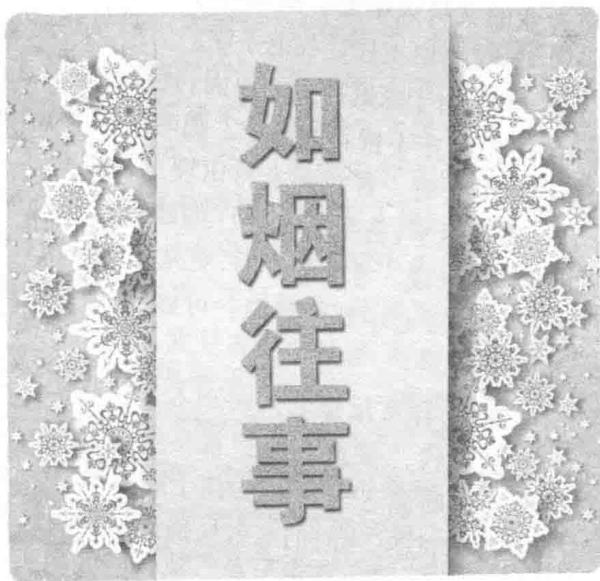
故乡的油菜花	62	银杏王礼赞	94
初探猪槽河	64	黄溪河畔梅家岭	96
诸葛寨外青云寨	67	最美巴山湖	99
又见巴山夜雨湖	70	亢谷观瀑	101
神奇的石板坡	73	圣山情愫	104
放飞心灵的牧场	74	移步换景前河游	111
方斗坪的早晨	77	任河秋晨	114
而今“蜀道”不再难	79	生态长廊飞渡峡	116
穿越草塘觅树王	82	酉乡之畔桃源游	118
千年濡养寒冰洞	85	神秘曼妙黑山谷	120
白沙河前看林场	87	歌乐山,有氧健身好去处	123
坛子峡里好风光	89	如梦如幻古村落	125
意醉情迷樱桃溪	91		

第三辑 巴山传奇

徐家大院传奇	130	大山之子徐祯明	137
神灵幻化仙女池	134	巴山深处秋叶红	142
后 记	147		

第1辑

如烟往事



一首歌牵出的回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接班补员后，到县教师进修学校培训了三个月。这之前，我在本县恢复高考后选招的第一个重点高中上学，打算圆一个师范专业的文科大学梦。哪知才刚读了一年半，父母出于无奈，硬是几次三番说服班主任让我退了学。

回想起读高中前，由于家庭历史的原因，我好不容易才上了两年农村初中，初中毕业，根本不推荐读高中。那时的我，偏偏酷爱读书，想方设法都挣钱买书来看。曾经到农村田埂上采过前仁，到农民收获过的附子地里捡过附子，甚至到水泥厂的建筑工地去背过砖……用这些钱买了好些书来读。考上高中后，更是忍饥挨饿省钱买书读。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心中那个理想。可如今，这美梦瞬间就彻底破灭、无法实现了！

记得那时好面子，异常反感老人向别人介绍我是接班的。在那个人人拼搏进取的年代，“接班”就是“没本事”的代名词，骨子里被人瞧不起。可是老人哪懂这些，还以为孩子能接班是一件光彩的事！

接班也还是要考试的，当时的文教局预先就告知我们：考上了就去当教师，考不上就到学校做炊事工作。那时的人老实，考试也很逗硬，不像现在的人，考试老想抄。这次，我考了第一名。

印象最深的是，文教局曾为我单独下过一个文件，里面有“工作暂分配到城口县教师进修学校”字样，惹得同时接班的一批人好生羡慕。虽然如此，我还是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我知道，短训一结束，等待我们的将是最严峻的考验。

那段日子，特别喜欢一些伤感的歌曲、诗词和影视。学习期间，某电视台正在热播连续剧《今夜星光灿烂》，我每晚都去看，跟着掉眼泪，由此学会了里面的插曲《星光啊，星光》。这首歌曲调低沉，旋律哀婉，如泣如诉，与我当时的心境正好相符。

培训结束后，没到十七岁的我，怀揣着“葛城啊，何时才能回到您

的身边,再见您那慈祥的笑脸!”的感伤,带着《星光啊,星光》,来到了高望区太平公社的一个小山村。在这样一个高山村校里,每当下午学生离校,学校空无一人时,在不是操场的操场边,遥望灞溪河畔逶迤的公路,想哭的感觉竟然十分强烈!夜阑人静时,在昏暗飘曳的油灯下,我或吹笛子,或低吟浅唱,“我走遍人间的坎坷路,星光啊,照耀着,可怜的姑娘,我流尽啊,人间的伤心泪……”,或傻傻地写下一些“……眼前万苦心俱碎,身后千载苦相随,长对明月寄追忆,将手揩泪泪横飞!”的伤心的文字,边写边泪落满纸!

我供职的学校山高路远,常年缺水,离学校半里地的老核桃树下,有一个凹坑,缺水时节,提着木桶,到那里去舀水,木瓢虽然轻轻地下去,但水早已经浑浊不堪,常常为了舀半桶水,一等就是半个多小时。一到夏天,为了一口水,还要跑好几里地去找。在找水、舀水的时候,自然也少不了要哼哼“我走遍人间的坎坷路……”。

我们同时接班的一个兄长,去了明中乡一个叫“酒池”的村小,当时不通公路,从高望出发,绕过修齐,还要翻越一座海拔近两千米的大山。那年的国庆节,我只身前去看他,在高山小路上,越走越无助,越走越伤心,觉得咱的命咋就这么苦?一路都哼着“我走遍人间的坎坷路……”唱到动情处,照样涕泪交流!

也是一个长假,我和一个同事,翻过坪坝大梁,到异常偏远的巴山区高楠乡高兴小学去看望同期接班的另一位兄长。由于经历相似,命运相同,情感很快就产生了共鸣,竟一遍又一遍唱着这首歌走完了两百多里的路程,眼里同样闪着哀戚的泪花!

回首这些,依稀如昨,仿佛腮边泪痕犹在。可以说,这首歌伴随我走完了我前二十多年的人生!

后来条件有所改善,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同时接班的,有的已故去多年了,有的早已经转了行道,这首歌也就不大唱了,歌词都渐渐地再也想不完整……现在想想,当时也真够幼稚的,凭当初的那点经历,吃的那点苦头,咋就配唱“走遍人间的坎坷路……流尽人间的伤心泪……”这样的歌?而且还边哼边唱,真真切切流了不少“伤心”的泪水!我想,现在这代人,就是再唱这样的曲子,大概无论如何,也不会像我当年那样为之伤心动容、以泪洗面了吧?

二十六、七年过去了，命运重新安排我来到教师进修校，把当年文教局那一纸文件里的话变成了现实。然而青春已经老去，我也快到知天命的年龄了，当年的激情早已经荡然无存！那些曾经感动周遭的苦读、拼搏、求索、进取，也都成了过眼云烟，不会再被人拾起、叨念，自己也永远不会再因为冷落、因为名义，而刻骨铭心、肝肠寸断了！

错位的理想

记得我们上小学时，是不布置什么作文、日记的，成天只是望天书般地诵读一些“旭日东升，光芒万丈，亿万人民，放声高唱，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祝您万寿无疆！”之类的课文。从初中学写作文后，我就爱把这些作文本、日记本保存起来，随时打开，看一看那个时段我写的一些话和师者的点评。只可惜这些本子，在辗转的一次次搬家中，都相继丢失了，但我的书房里至今还珍藏着一个老式的双面书写的“工作及备课笔记”，那是在我初中毕业失学后抄写的药书。它记录了这样一小段有关我们这一代人曾经走过的历程。

记得念小学时，父亲曾问我“长大之后做什么？”，我当时突然想起翼王石达开“磨砺以须，问天下头颅几许？及锋而试，看老夫手段如何！”的联语，于是回答父亲说，想去学理发。又想了想，说还想当医生。那时当然不知道身材矮小的我，是根本干不了理发这份活的。在我就读的红农小学有一位万县籍的教师，一个寒假，在父亲的指导下，我真诚地给他写信，托他在万县给我捎一套理发的工具回来。后来确认，他没有收到我学写的这第一封信。

我之所以选择这两样职业，到不是为了“美化人生”，抑或什么“悬壶济世，治病救人”，当时也肯定没有这样的大境界，完全是觉得这两样营生都不需要下特别大的体力，又比较容易养活自己。

我投身人世那年，刚刚经过了三年自然灾害（1959—1961），家里没什么吃的，母亲没有奶水，好不容易找来奶粉兑了喂我，但我偏偏

没那福气,受不了那气味,喝上一勺,就吐得天翻地覆,眼睛翻白,甚至连黄疸都吐了出来。母亲没辙,只好熬一些米汤给我喝。长大后,身体一直很单薄,四姊妹中,只有我矮。不光不长个子,也不长力气,根本干不动什么体力活。因为这,母亲对我特迁就,经常不叫我干活,一来二去,我也看出母亲心软,躲着偷了不少懒。父亲常常看不惯我成天拿本书在手上,认为我是装相,逃避劳动。经常骂我说,“今后就啃你那些书哦!”至今还有一些乡邻拿父亲的话笑我。因此,只要父亲在身边,他就会派些体力活让我去干。那时,我们一家前路缈缈,父亲大概是担心我的将来,想让我学会一些生存的本领吧?

初中毕业后,我第一次失学了,于是捡拾起当年的那些理想,打算先去学医,然后再学理发。没钱买书,就从一位老者手中借得一本《药性歌括四百味白话解》,开始仿效宋濂抄书,边抄边艰难地消化。

清晨,就在泰山庙学校下面的河堤上,沐浴着清新的河风,从“人参味甘,大补元气,止渴生津,调营养卫。”开始背起,有时还骑在陡峭悬崖旁的树丫上摇头晃脑地记,连命都不要了。几个月下来,竟然也背了好几十味……然后对照《常见中草药图解》,到小河边的沙滩上去认识开着淡蓝色碎米花的益母草,到小河边潮潮的石头上去闻那菖蒲的幽香,去田坎上采一些车前草和荒坡野岭上的金银花、千里光、野菊花……一味味按背下的“歌诀”去体会它的功效和用法。

那时节,《黄帝内经》、《金匱要略》自然是没法得到的,即便得到,凭我喝的那点墨水,也注定奈它不何!只有结合看一些《春秋疫病防治手册》、《常见病中西医验方》之类的大众读物。

只可惜,这样的日子过了不到半年,甚至还没来得及去拜个师傅,随着“四人帮”被粉碎,伟人邓小平复出,恢复了升学考试制度。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我也去报了名,没想到以语文、数学、政治、理化四科 264 分的成绩被选招到了城口中学高中的所谓重点班。这人生的事,真是谁也说不清楚!三个学期后,谣传过了那年,就不允许接班了,于是便有了我的第二度失学。

我常常惊讶于这行医、理发竟是自己人生的第一大理想,更惊讶于立下“理发”这个理想后,并没有动手尝试过这份“虽然毫末技艺,却是顶上功夫”的崇高职业!

戏剧的是,少年时代的“理想”,最终一样也没能变成现实,倒是现在从事的这份原本没进入“理想”的职业,却心无旁骛、头也不回地一干就是整整34年!真是应了那句“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俗语。

人生很多时候,真的很无奈!生活有时真的不是你可能选择得了的!就我而言:当村小教师、到区教办当教研员、后来当校长,应该说都不是我自己的选择,真的!在特定的年代里,命运把你抛到哪里,你可能就只有别无选择地去到哪里,“抗争”真的只有徒添烦恼!当我从被接班的那天起,便注定这辈子只有吊死在“教育”这棵树上!

我的妈妈

我的妈妈今年八十七岁了,她是八十年代的退休教师。

妈妈是本县人,她原本出生在一个十分富庶的家庭,嫁给父亲后,由于历史的原因,她和父亲二十多岁时,带着祖母和儿子,被下放到高燕乡高高的、也是最偏僻的厚檐山劳动改造,一干就是三十年!这三十年,从优越的环境,一下子跌落到社会的最底层,可以说,她受尽了苦难和折磨,但她从没嫌苦叫累。

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特少,妈妈拖着四个孩子,辗转到全县的边远村小代课,曾翻过七雁山林场,到明通区去代过课。后来主要在高燕乡的来凤、河岸、红农等地教书。由于她的敬业和出色的成绩,她一步一步转为了公办教师。七十年代末,我们全家共有九口人。在那个吃肉打油靠供应,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岁月中,全家穿草鞋、照煤油的钱也在妈妈微薄的工资里出。即便是这样,她还经常周济一些困难的孩童,给他们一些旧的衣服和鞋帽,自己吃糠咽菜,还时不时把一些学习上掉队的孩子喊到家中和我们一起吃饭。

妈妈很能干,也很严厉。小时候我们很顽皮,常常挨打,父亲在一起的日子不多,都是妈妈打我们,但我们都不记恨,认为是该打的。